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精英 (2)

不平凡的平凡

——记《中国新闻》的编辑们

王 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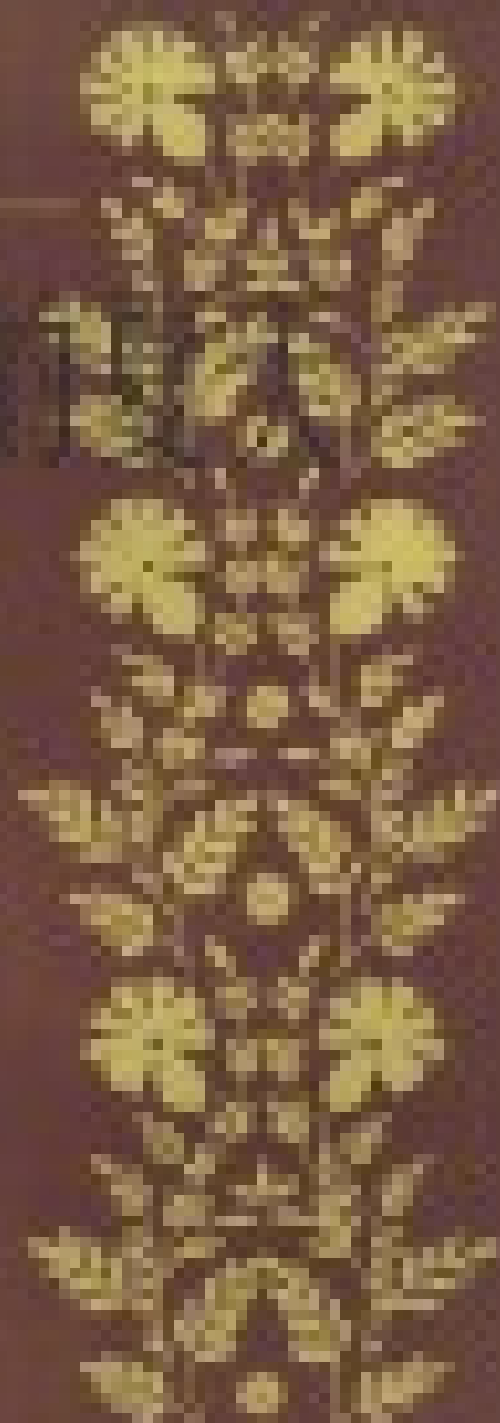
中国新闻出版社

（北京）

（内部发行）

（每册一角）

（总发行所：中国新闻出版社）



I512.45

95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下

主 万 译

叶冬心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展覽會是在城中心的市政府大禮堂舉行的。它的開幕在某一個圈子里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本城在藝術方面有它的傳統——它以擁有一所第一流的藝術學校和全省中最古老的拉季謝夫博物館^①而自豪。博物館的畫廳是以巴比松派^②和鮑高柳鮑夫派^③的油畫聞名。可是革命前的那幾年，卻給藝術生活中帶來了一陣具有極大影響的暴風雨，因此，對某些老鄉們，鮑里索夫—穆薩托夫^④那色澤鮮明濃艷的油畫，在最近的實驗派烹調的“肉湯”中間就顯得有點兒太鮮了。這兒甚至可以找到超馬梯斯^⑤派。他們以幾何謎語吓倒了薩拉托夫的市民。這種謎語主要是用兩種顏色——紅和黑——畫出來的。

就在这个有限的畫家的圈子里，兒童們的展覽會引起了一陣騷動。激烈的辯論環繞着兩個論題展開。第一個是關於教授

- ① 拉季謝夫(1749—1802)，俄國革命家，著名作家，學者。因為反對專制，被葉卡捷琳娜二世放逐西伯利亞，薩拉托夫的博物館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 ② 十九世紀初法國的風景畫的流派，包括狄奧多·盧梭(1812—1867)、米勒(1814—1875)、多賓尼(1817—1878)等。他們住在法國北部巴比松村從事繪畫，為了直接觀察大自然。對於法國民族現實主義風景畫的發展起過重大作用。
- ③ 鮑高柳鮑夫(1824—1896)，俄國畫家，畫有以海戰為題材的愛國主義圖畫。
- ④ 鮑里索夫—穆薩托夫(1870—1905)，俄國畫家。
- ⑤ 馬梯斯(1869—1954)，法國畫家，他的圖畫具有形式主義傾向。

艺术的方法。按照新的方法，教师退到后面去，学生站在前面。听任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幼稚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观念。自由想象被推崇得很高。模仿和描摹被认为是可诅咒的，写生根本就不需要。第二个论题关系到艺术的目的。培养审美感是艺术的目的吗？假如是这样，那末向哪个方向呢？或许一切都要看艺术对观众多么接近？那些坚持审美和教育目的的人，都牵连进那永远充满矛盾倾向的争论中去。美是永恒的嗎？什么是艺术的发展？菲狄亚斯^① 还是罗丹^②？《艺术世界》^③ 还是未来派^④？那些主张艺术必须接近一般的了解力的人，受到这些辩论者的轻视：“你们所谓一般的了解力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他们。“布罗卡公司的肥皂包纸是和‘流动展览派’^⑤ 的油画一样地能够被人了解。你们把年轻的一代引向哪儿去呢？”

最后，这几个哲学家都消失在人群里。人们来参加开幕，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学校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孩子们的图画是否会有点趣味。

拉戈津看见那么许多人，感到很惊异。当然，大多数人象他一样，只是顺便进来看看的。不过，这些日子，人们都很紧张，战

① 菲狄亚斯(公元前500—432?), 希腊雕刻家。

② 罗丹(1840—1917), 法国雕刻家。

③ 一群圣彼得堡的艺术家，从一八九九年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一种杂志。这个杂志的倾向是反动的，支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④ 未来派起源于意大利，是二十世纪初反动的形式主义流派，要求完全抛弃传统的习惯，否定古典遗产，反对公认的形式。

⑤ 流动展览派指属于“旅行展览协会”的一班艺术家。这个协会的目的是要把艺术带到群众中去。它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克拉姆斯考、雷平、彼罗夫和苏里柯夫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组成的。这些人在艺术上都有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倾向。

爭正敲擊着本城的城牆，而這兒竟然還有成年人在參加孩子的遊戲。但是，當他走進明亮的大廳，眼花撩亂地看着四壁上那些色彩的圖畫時，那種古怪的視覺使他更感到驚異。

他開始參觀繪畫。起初看來，它們都是撫養過孩子的人異常熟悉的普通圖畫——煙囪里冒煙的小屋，它們旁邊是籬笆、樹木、狗和馬車。象盛着紅莓苔子的篩子一般的太陽。象雪花一樣的星星。拿着番茄色紅旗的漆黑的小人。戰爭：從炮口里噴出來的火焰和籠罩着整幅圖畫的紫色煙霧。還是戰爭：騎在無角的白山羊身上飛奔的騎兵。又是戰爭：直躺在翠綠的草上的一個死人，身旁有封信，上面用極小的字寫着：“你的兒子瓦洛佳寫給你的。”

拉戈津一向喜歡尋求畫里所表達的意義。這兒，他莫名其妙地被一件別的東西吸引住了。突然，他在兩張筆調相似的畫上發覺了這件東西是什麼。他看見一匹檸檬色的駱駝站在一片象淡葡萄酒般粉紅色的沙漠上。憂愁的氣氛從這張畫里散布出來。沙漠上所有的絕望和這動物的孤獨，都從粉紅色和黃色的混合里表達出來了。在旁邊的一張畫上，一匹長頸的深紅色阿拉伯駿馬正在攀登一個棕色的懸崖。馬幾乎是筆直地向上奔馳，但是它色彩里所表現出的力量使人毫不懷疑，它可以攀登天頂。這個色澤被這位小藝術家變成了光彩，確是非常動人。

拉戈津向這兩張出色的畫走近了點兒，看了看下面右角的豪放的簽名，它們都是：伊凡·拉戈津。

他站在那兒凝視着駱駝和馬，顛來倒去地念那簽名，覺得自己的手脚都麻木了，因此一步都不能移動。這時，一種巨大的恐懼從他的心里生了起來。他為什麼一直那麼肯定，克薩娜給他生了個兒子呢？他為什麼老告訴自己他必須找兒子呢？如果他

去找一个女兒，他会不会早就找到她了呢？

但是他的眼睛紧张得流了泪，除了馬和駱駝下面的签名，什么都不要看。他周围的一切变成深紅和棕色，粉紅和黃色。衬着这个心悅神迷的光彩和色澤，他瞧見那个清晰得无法磨灭的姓名——伊凡·拉戈津。他的兒子活着！他住在附近。他从这个展覽会的墙上，正向他的父亲伸出他那被顏料染污了的小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孩子——或許是个有天才的孩子！自然啦。彼得·彼特罗維奇和克薩娜的兒子怎么会不是有才能的呢？！

基利尔·伊茲威柯夫迅速地穿过人群走来，捏了捏拉戈津的胳膊肘，高声問道：

“你認為怎样？挺好嗎？”

“挺好，”拉戈津非常机械地回答，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是从另一間大厅里传到这儿来的。

后来，他瞥見多罗果米洛夫在一群孩子当中揮着浆硬了的袖口。巴夫里克的紅发的脑袋在他們当中閃晃了一下。拉戈津勉强移动脚步，抓住那孩子的手，把他帶到那两张画面前。

“瞧，你喜欢这两张嗎？”

“喜欢的，”巴夫里克說，“可惜这匹馬画得不象。我知道是誰画的！‘苦命的画家’。”

“什么‘苦命的’？”彼得·彼特罗維奇生气地問。“你怎么知道的？”

“他常常和我一块兒在河沿那兒閑逛。孩子們管他叫‘苦命的画家’。他老在画着。他給我們瞧他的画。他画过比这匹还好的馬。”

“好，这兒来，”拉戈津說，把巴夫里克推近那两张画。“看这兒写的是什麼？”

巴夫里克讀了簽名，懷疑地望着拉戈津。

“和您的一樣，”他惶惑地說。

“這是他的姓名嗎？”

“他喜歡怎麼簽就怎麼簽。不過我知道，這是‘苦命的畫家’畫的。”

“我要你把这个画图画的人带来見我。你答应嗎？”

“我到哪兒去找他呢？他是从一所孤儿院里出来的。”

“哪一所？”

“我怎么知道是哪一所？他从来没有告訴过我。”

“但是你在河沿那兒會瞧見他的，是嗎？你們聚會的地点在哪兒？答应我把他帶到我那兒去！”

那時，一个穿着衣袋搭拉着的破府綢外衣的老頭兒走到巴夫里克和拉戈津中間。他張大了嘴，无声地笑着：

“請您原諒，拉戈津同志。我很希望听听您对于展覽会的印象。好让報紙发表。我的文章一向署名尤·麥。您或許看見過吧？”

“啊，是的，”拉戈津裝出正經的樣子說。“您可以寫，我以一個藝術問題專家的身份，認為這個展覽會在新藝術的發揚上，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

麥察洛夫打着筆記簿的手垂了下來。禿頂的羊皮紙般的皮膚，緩緩地向着揚起的眉毛蠕動。

“這应当可以讓您寫出一篇挺好的文章。您似乎是個很有政治思想的新聞記者。最近用‘到哪儿可以買把鋼絲鋸？’這題目寫的那篇文章是您的大作嗎？”

麥察洛夫的嘴張得更大了，可是他的目光里却現出憤怒和受了侮辱的神情。

“不，不，我弄錯了！”拉戈津喊着，向麥察洛夫走近點兒，突

然憤激地接着說道：“您发表那段无稽之談，說巴斯土霍夫曾經散发过革命传单。是您发表的嗎？是嗎？您知不知道巴斯土霍夫已經逃到白匪那兒去了呢？不知道嗎？您應該被报館永远解雇！您……”

他忽地轉身走开，沒有把一句話說完，仿佛立刻把麦察洛夫置諸度外。他要在人丛里寻找巴夫里克，但是看見了为錢和他爭执的那个有些象亞馬孫人的姑娘。他請她到伊凡·拉戈津的那两张画面前来。

“您知道这个創造奇迹的小家伙嗎？”

“怎么？画得好嗎？”她得意地問，昂起头来，那种神情似乎是說：“瞧，我怎样說来着？”

“挺好。您可以告訴我怎样去和这位艺术家联系嗎？”

“我很高兴您能够辨别出好坏来。您感到这个运笔高超質朴嗎（她有力地用小拳头擰着深紅色馬的馬鬃、脊背和馬尾）？这比一张通俗画还好，因为它比通俗画更明朗、更一般化。您知道嗎？我們正在艺术的源头上，沒有受到各种影响的玷污。”

“是的，这我都明白，”拉戈津不耐煩地說，“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回答我問的話？你們把所有这些画都挺好地悬挂起来，可是对于誰画的这件事，你們一点兒不重視。”

“这墙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孤兒院里的孩子画的。假如您高兴的話，我可以把画这两张使您挺感兴趣的画的孩子打听出来。”

“对，对，就是画这两张画的！就是这位画家！务必請您打听出来，亲爱的同志，并且尽快地打听出来！”

他使勁地和她握了握手。她第一次向他显出笑容来。

“我們的錢怎样？”

“錢一点兒沒有办法，”拉戈津也笑了。“你們現在为什么还

要錢呢？一切都办了。并且办得挺好。”

他不断地重复着說这句话，匆匆地走了出去，既不再注意人，也不再注意图画了。

从那时起，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停頓下来，仿佛都被这个问题阻止住：他是否已經找到儿子了？

两天后，当他从薩东回来的时候，他看見两个男孩站在苏維埃大門口。他們靠在前院的围墙上，嗑着葵花子。他立刻認出是巴夫里克，也立刻意識到跟他一块儿的是誰。

“我們等了好久啦，可是您老不回来，”巴夫里克嗔怪地說。

“一块儿来，”彼得·彼特罗維奇說，强使自己鎮定地走着。

他們一到了办公室，他就来回地走个不停，心里盘算着怎样最好：讓孩子們坐在他旁边；讓他們站着，他坐下；还是讓他們坐下，他来回走着。“真該死，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想着，仍旧踱来踱去。突然，他觉察到，他不敢去望巴夫里克带来的那孩子。于是他立刻在他們面前停住，勉强亲切地笑笑。巴夫里克淡漠地向四周瞥了一眼。那一个孩子仍旧很鎮定。他那金发蓬乱的头上有着很高的前額，眉梢很陡地翹向鬢角，棕色的眼睛圓圓的，微微凸出。他很瘦，胳膊和腿都长得很长。他支着胳膊肘站在那儿，仿佛准备还击似的。

“那末我瞧見的是……你的画嗎？”拉戈津問，感到他所說的并不是他要說的話。

“我不知道。”

这孩子的声音是粗魯而自信的。

“那两张画，喏……有紅馬的那一张。”

“当然，那是你的馬，”巴夫里克說。“你怕什么？彼得·彼特罗維奇喜欢它。”

“我才不怕哩。”

“我不咬人，”拉戈津說，仿佛想討好似的。“我真的很喜欢那两张。那么鮮明，你瞧……并且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伊凡。”

“伊凡·拉戈津，是嗎？你多大啦？就快十岁了嗎？”

“或許还大点儿。”

“大点儿，”巴夫里克肯定地說。“我都快要十一岁啦。他比我还强壮点儿。”

“真的嗎？”彼得·彼特罗維奇說，仿佛舒了口气。“让我瞧瞧。”

他小心翼翼地摸摸这孩子胳膊上的柔弱、細嫩的肌肉，手指不知不觉老逗留在那儿，直到这孩子掙脫开，向后退了一步。

“瓦尼亚，”拉戈津慢条斯理地說，“嗯，嗯。你有父亲嗎？”

“我想，有过，”这孩子带着成人的嘲弄的笑容回答。

“我也这样想，”彼得·彼特罗維奇很不自然地后退了一步，又开始来回踱着。

“你不記得你母亲了嗎？”他沒有停下来就問。

“我父亲大概記得她，”瓦尼亚甚至更嘲弄地說。

他側身向着拉戈津站在那兒，昂起头来，把胳膊肘更支开些。显然，由于人們問起他的父母已經問慣了，因此他的回答是准备好的。彼得·彼特罗維奇对这孩子的冷漠的回答大为吃惊。他对自己这样缺乏自制力感到煩惱，不免憤憤地望了这孩子一眼。但是这时，他突然看到，他的側面和克薩娜完全一模一样——同样向上翘起的很尖很小的鼻子，同样又圓又凸出的眼睛。他几乎要喊出一直要从他舌尖上迸出的話：“儿子，儿子！”但是他忍住了，沒喊出来。

“您叫我上这儿来干什么？”

“跟你認識認識，更亲热点儿……”彼得·彼特罗維奇說，留心看这孩子的褪色的灰衬衫、作褲带的繩子，以及后跟脫落了的鞋子。

“您买画嗎？”瓦尼亚突然好奇地問。

“怎么样？”

“我以为您是……要在展覽会上买画的人。”

“你卖画嗎？”拉戈津笑着問。

“可以有点儿錢用。”

“做什么用？你不是住在一所孤儿院里嗎？”

“要看季节……現在到处都很暖和。”

“那末，你在哪儿搭伙食呢？”

“搭伙食！”瓦尼亚聳聳肩膀。“我又不是什么吃包飯的，哼，搭伙食！”

“在伏尔加河边上，总有办法吃飽，”巴夫里克带着老練的河边流浪者的神气說。

“跟水兵一块儿，或是在什么別的地方，”瓦尼亚加上一句。

“你似乎以前也到过格斯約卡吧？”彼得·彼特罗維奇出乎意外、字字分清地說。

瓦尼亚蹙起額来。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到过格斯約卡嗎？”

“我到过！可是那又怎样呢？他們硬說我偷了孤儿院里的鞋，在市場上給卖了，就要判我的罪，其实是另一个孩子从我那儿偷去的，只是我不願意告发罢啦。”

“好啦。过去的事不必提啦。你現在住在哪儿？”

瓦尼亚把胳膊合抱起来，緩緩地把头轉向房門，仿佛嫌这些

問題討厭似的，然後愛理不理地說：

“他們要把我收回修道院區去。已經把我的文件送到那兒去了。”

“我明白了，”彼得·彼特羅維奇急促地說，“很好……不過我想提議，你可不可以來跟我一塊兒住？我就只一個人，我們在一塊兒可以不嫌沉悶。你可以進學校。學繪畫……以及那一類的東西，懂嗎？”

瓦尼亞沒有回答。巴夫里克眯起眼睛瞧了瞧拉戈津，尖溜溜地吹了一聲口哨。

“噓！我知道點兒了！”

“你什麼也不會知道，”拉戈津幾乎要呵叱他。“我在談正經事！”

他走到瓦尼亞面前，也微微支開着胳膊肘，把大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溫和地說：

“今兒晚上到這兒來，懂嗎？或者，假使你願意的話，直接上我家去，懂嗎？”

他說明了他的住址，同時極力想盯住這孩子的躲閃的目光。巴夫里克懷疑地瞟着瓦尼亞，仿佛怕他會向誘惑屈服，或是會破壞一個預先講好的秘密協定似的。

“讓咱們握手約定吧：今兒晚上你到我那兒去，”彼得·彼特羅維奇堅持地重複說。

“得考慮一下，”巴夫里克說，象商人決心要討價還價一樣。

拉戈津半开玩笑地恫吓着說：“哼，考慮你怎樣挨揍！”

但是瓦尼亞的爽直的問題立刻攔倒了他：

“您為什麼要跟我住在一塊兒？”

彼得·彼特羅維奇一時想不出一個回答。為了要隱藏起他

內心的創痛，他粗魯地拍了下瓦尼亞的背，說道：

“一個人如果知道得太多，就會老得挺快。今兒晚上來了，我再告訴你。目前就這樣。去吧。”

他在孩子們後面把門关上，可是立刻又開開，向瓦尼亞喊叫。

“拿去，”他急促地說，一面在衣袋里摸索，然後塞了幾張折皺的紙幣到瓦尼亞的手里，“把這拿去。自己買點兒東西吃。可是你一定得來！聽見嗎？！”

他警覺地站在那兒，彷彿可以辨別出孩子們走下走廊和樓梯的脚步聲似的。其實，他心里只是計算着他們走到街上所需要的時間，然後一刻不耽擱，他奔下樓，跳上他的四輪馬車，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不斷地催促車夫：快些，快些！

到達修道院區孤兒院後，拉戈津請管事的人查出伊凡·拉戈津的文件。一個標明“個人文件”的夾子里，收着這孩子的教師所寫的鑑定，醫務委員會和校務委員會所作的評語，少年兒童社會權利處所通過的一個關於伊凡·拉戈津偷賣院里的鞋的決定，以及其他重要的文件。拉戈津匆匆地翻閱過去，立刻把它們忘掉，最後他看到一張破損的、微微發了黃的紙，上面有着沙皇的紋章和“內政部”的印信。

拉戈津彷彿用眼光在那張紙上刻出一個決定一切的字，但是那時，他却說不出這個字到底是什麼。他站起來，想站着讀那文件，可是他又坐下，用手抱着頭，開始一行一行地讀下去。

監獄辦事處用印了沙皇紋章的信箋，寫了封公函給養育院路的孤兒院；跟公函一塊兒，還送去一個男嬰兒，要用公費養育。這個嬰兒的母親是薩拉托夫的居民，名叫克謝尼雅·阿法娜西葉芙娜·拉戈津娜，被逮捕了，在審理中，因為生產死去。據這

个母亲說，这孩子的父亲是她的合法丈夫彼得·彼特罗維奇·拉戈津，一个农民的兒子，被控反抗国家罪，可是始終沒有被捉到。这孩子已經在監獄教堂里受过洗礼，命名伊凡。

現在，浮現在拉戈津心里的嬰兒伊凡，是一个前額寬闊、眼睛滴溜圓的孩子；拉戈津的手指，到这会兒仿佛还感觉得到这孩子胳膊上溫暖和柔軟的肌肉。

“我要把这孩子領去养，”拉戈津对望着他翻閱文件的那个姑娘說。

“把一个小孩交給保护人之前，我們必須得到少年兒童社会权利处的准許，”那姑娘回答。

“您說什么，保护人？”

“您不是要收养这孩子嗎？”

“我是他的父亲，”拉戈津挺直身体，声音里带着快乐的、几乎是狂喜的挑衅意味說。

“那沒有什么分別。如果您希望……”

“您管我叫什么，对我也沒有什么分別——保护人也好，撫养人也好，隨便什么都行。我得办点兒什么手續，才能把他領去呢？”

“向人民教育局去申請。他們那兒有个社会权利……”

“或許还有个什么别的部門吧？”拉戈津滿不在乎地喊起来。“孩子并不在你們这兒，对嗎？在我那兒！您明白嗎？我找着他了，明白嗎？！找着我的兒子了！唉！您懂得什么！……”

他快活地在那姑娘的胳膊上拍了一下，然后奔到外边四輪馬車那兒去。

他乘車回家，交錢給女房东，吩咐她准备晚餐，然后到部里去了。那天其余的时间，他老覺得有什么事沒有做；他时刻突然

地想到，有沒有忘了向市場定購什么东西，同时又打听，他可不可以到餐厅里买点兒食物。天还没有黑，他就回家了。

瓦尼亚还没有来。彼得·彼特罗維奇仔細地看过了每一样菜，把桌上的餐具照着自己的意思重新布置好，从柳条箱里拿出一条褥单，并且由女房东帮着，把一只床垫拖进房来。然后他在桌旁坐下，盘算着他还要做些什么别的事。他走到窗口去了几次，甚至跑到門口去。那天夜晚，他几乎睡不着，埋怨自己，不該在可以把孩子立刻带到他房間里来的时候讓他走掉。

第二天早晨，他第一次沒有到薩东去。他发觉自己做錯了一件事，沒有問巴夫里克的住址，以便从他那兒打听出怎样可以再找到瓦尼亚。靠了多罗果米洛夫的帮助，这个錯誤是可以补救过来的；拉戈津自己也感到奇怪，在寻找瓦尼亚的时候，他竟会从沒有想到阿森尼·罗曼諾維奇是一个理想的帮手。

多罗果米洛夫对这父子俩的事，感到既惊奇又高兴。他回忆起展覽会里的那两张出色的画，以及他的小朋友們講給他听的关于“苦命的画家”的故事。他告訴拉戈津，寻找这孩子正合他的心意；他立刻就尽他的一切力量去找他。

果然，当拉戈津中午回来瞧瞧瓦尼亚来沒有来的时候，女房东很快乐地迎着他，告訴他这孩子已經来了将近一小时了；她給他吃过东西，他已經睡着了。

彼得·彼特罗維奇微微推开一点房門，側着身子挤了进去。他踮着脚走到窗口，在窗台上坐下，一声不响。

瓦尼亚躺在地板当中的床垫上。彼得·彼特罗維奇留心地看着他。蒼蝇在孩子的赤脚上爬着，可是他睡得很熟。他那污秽的脚底上，有許多創口和划破的伤痕。脚趾尖都是微扁的。突然，拉戈津从那些扁脚趾和平脚底上看出了他自己的脚。他

走近些，細看看瓦尼亚的手。指关节稍微显得粗大，指甲相当小，指尖扩展开来。它們正和彼得·彼特罗維奇的手一模一样，活脫是描下来的，不过較小罢了。說也奇怪，大自然不知为了什么，不断地重新产生老花样，在世界上保持着固有的形式。瓦尼亚的脸更象克薩娜，尤其是当他閉着眼睛的时候。克薩娜睡着的时候，看上去就是这样温和而有点沉思的样子。

彼得·彼特罗維奇想要喝水，走到水桶那兒，无意中把杓子弄得砰地一响，赶忙回身看看，沒有醒，瓦尼亚还睡得那样熟。拉戈津用被单替他盖好，揮动一条毛巾，把蒼蝇赶出房去，然后挂了一条毯子在窗子上。

等瓦尼亚醒来的时候，他怎样开始跟他談呢？他說：“你是我的兒子。”那末兒子就会問他父亲：“你以前在哪兒的呢？”父亲就得告訴他，他怎样受到迫害，孩子的母亲怎样死去的。兒子就会說：“你救了自己，为什么不救我的母亲呢？”“我救的不是我自己，”父亲会这样回答，“而是我献身的伟大的共同的事业。”“但是你既然知道我就要生出来，为什么不設法找我呢？”“因为那会妨碍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兒子就会說：“那意思是說，你爱我还不及爱这个伟大的事业。你現在为什么又要我呢？你以前沒有我，也过得很好。我沒有你也过得很好。你現在为什么又要我了呢？”

他得想想該怎样談法，仔細地想想。最大的危險就是他可能会把他的兒子吓跑。对于一个一向認為自己是孤独的孩子，父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瓦尼亚对于监督的意义，長輩的規矩，以及无情地抹杀自己的嗜好，知道得太清楚了，早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可能是不大可爱的、禿頂的人管他叫兒子以前，就知道了。不，做父亲的應該激发起任何教养員都不能激发起的种种情感。